

秦

雄

夜

話



9

秦淮夜谈

第九辑

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政协南京市秦淮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印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秦淮夜谈

第九辑

封面题字 武中奇

苏宁出准字第(94)111号

《内部发行》

《秦淮夜谈》编辑室

南京贡院西街53号

邮政编码 210001

东航印刷开发有限公司

工本费 4.50



高占祥副部长视察秦淮先进文化区时在江南贡院陈列馆题词

蒋光意摄



蒋光意摄

Andel/142/10



瞻 园

蒋光意摄

目 录

史 迹 探 幽

- | | |
|-----------|---------|
| 乌衣巷考略 | 魏守徐(1) |
| 千年古巷谢公祠 | 俞显尧(9) |
| 逍遥楼 | 卓友渔(12) |
| 秦淮名胜 宅园奇葩 | |
| ——南京愚园评介 | 马剑斌(14) |
| 禹陵游 | 文 斌(22) |

人 物 春 秋

- | | |
|----------------|-------------|
| 纪念秦淮健儿 | |
| ——沈崇海烈士 | 刘昌裔(25) |
| 梁武帝其人其事 | 邬锦蟾(28) |
| 晚清状元黄思永生平述略 | 俞显尧(37) |
| 陈作霖与秦淮地方志 | 俞宏敏(43) |
| 金陵“蓼辛四友”和《蓼辛词》 | 黄汉文(48) |
| 髡残挂锡古长干 | 郭猷文 郭连珏(52) |
| 名中医张栋樑 | 林明如(73) |

文 物 古 迹

- | | |
|------------------------------------|---------|
| 南京秦淮街道地名趣谈 | 朱 平(78) |
| 王翊主绘《南巡图》 | 温肇桐(81) |
| 颐和园长廊画的秦淮故事 | 石寿宁(83) |
| 钟情金陵佳山水,意溢笔底烟云外
——傅抱石先生笔下的南京风景残 | 胡舜庆(87) |
| 重建夫子庙经过 | 曹 静(95) |

秦 淮 杂 忆

- | | |
|------------------------|--------------|
| 江苏篆刻史略 | 胡舜庆(98) |
| 长乐路今昔话沧桑 | 碧 茵(104) |
| 六十年前的夫子庙小学
一并记校长闵志成 | 刘 元(107) |
| 二十七中建校历程 | 郭连珏 汪维祥(111) |
| 浅谈夫子庙地区饮食业的变化 | 陈事恒(115) |

秦 淮 风 情

- | | |
|----------|----------|
| 赵朴初重游夫子庙 | 陈思平(119) |
| 别样风景写金陵 | 陈云麟(123) |
| 登古城墙断想 | 高安宁(125) |

逸 闻 掌 故

- | | |
|---------|----------|
| 秦淮琐言(一) | 仇良矩(128) |
|---------|----------|

回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中国考试制度述略

刘昌裔(136)

吴国元(140)

民间传说

爷爷死于非命

唐思春(149)

工作研究

繁荣群众文化,弘扬民族文化

开拓旅游文化

秦淮区政府(151)

谈秦淮风光带的园林景观建设

马剑斌(162)

诗词

老井

高安宁(8)

夫子庙

高安宁(11)

夜泊秦淮

高安宁(13)

临江仙、鹧鸪天

佐时(21)

园中低吟、咸亨酒店

陈衡(24)

痕中得句

劫后余生(36)

浙东吟片

陈衡(86)(94)

旧志丛刊

《留都见闻录》

明·吴应箕原著

乌衣巷考略

魏 守 余

南京是六朝故都，江东繁华之地。经隋平陈，六代豪华尽废，至唐代，南京已经衰落。中唐诗人刘禹锡有感于此，在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时，作了赋咏南京的《金陵五题》诗一组。其中第二首为《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用简洁的手法，通过对野草、夕阳、燕子的描写，暗示自晋室南迁至南朝的二百多年间，曾经是王导谢安等豪门望族聚集、显赫一时的乌衣巷，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世沧桑，如今已经冷落荒凉，抒发诗人抚今伤昔的无限感慨。《乌衣巷》诗使后代许多文人墨客，慕名来南京，寻踪访迹到乌衣巷，凭吊怀古，并留下了许多名篇。南宋马光祖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五月，“撤而新之”重建乌衣园，来燕堂匾为王野书。明清两代的《金陵八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及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都有乌衣巷，而且赋予《乌衣晚照》、《乌衣夕照》、《来燕名堂》等誉称。清代蕲塘退士孙洙将《乌衣巷》诗编入《唐诗三百首》以后，乌衣巷的知名度，在神州大地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宋元以来直到近年，对于乌衣巷名称的由来及其具体位置，众说不一。

巷名的由来

乌衣巷名的“乌衣”二字，缘何而起？其说有四：

其一，因东吴“乌衣营”而得名。

山谦之《丹阳记》云：“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诸王所居。”

其二，因王谢子弟皆乌衣而得名。

《唐诗三百首》（上元陈婉俊补注本）引《一统志》云：“乌衣巷在应天府南，晋王导谢安居此。其子弟皆乌衣，故名。”

其三，因王谢海中失船泛入乌衣国而得名。

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以下简称《类编》）《乌衣巷》条云：“王谢，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谢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谢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于梁上，谢以手招之，即飞来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于燕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出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谢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冥数合，如今睽违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至今岁竟不至。因目谢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见《摭遗》。《图经》云在县东南四里，《晋书》：王导、纪瞻宅皆在此巷。”

其四，因谢安海中失船泛入乌衣国而得名。

近年介绍秦淮的书，有的在讲乌衣巷时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这是诗人刘禹锡的艺术匠心，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和‘堂前燕’的典故。‘堂前燕’的典故是一段美好的神话，曾载在《六朝事迹类编》里。”接着叙述了《类编》所引《摭遗》王谢事，情

节与过程都一样，但有二处不同：一，海中失船泛入乌衣国的，不是王榭而是谢安；二，末尾多了一段：“谢安喜悲之余，便在堂屋的匾额上题上‘来燕’两字，希望燕子年年带来远方亲人的信息。‘堂前燕’即由此而来。”

上述四种说法，孰是孰非那个更可信呢？

《丹阳记》作者山谦之，是南朝刘宋时代的人，曾任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令。该书所记之丹阳，系当时的丹阳郡。《宋书》记载：“晋太康二年……丹阳移治建业，元帝大兴元年改为尹，领县八，户四万一千一十，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一。”其地大多属今南京市。《丹阳记》所记，乌衣巷之名源于吴乌衣营，当属可信。理由是：一则，山谦之著《丹阳记》时，距东吴孙权建都建业约二百年左右，系今天能考据的最早南京方志；二则，《丹阳记》为后世史志学家所注重，虽原书已佚，但引录该书不少遗文以为据，如《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三则，与东吴孙权同时代人有关材料可辅证。如邓艾（公元197—264年）与孙权（公元182—252年）为同时代人，《三国志·魏》《邓艾传》记载：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邓艾同钟会分军灭蜀，后为钟会所诬，被杀。晋武帝司马炎建西晋后，议郎段灼上疏为邓艾平反，举例之一：“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辞源》对“乌衣”的解释是：“黑色衣，古时贱者之服。”意思是说，邓艾为了抗凶旱，穿上士兵的乌衣，手执农具，率领将士种田。此事从侧面证明，《丹阳记》关于乌衣巷名称的由来，记载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也是可信的。

《一统志》是记全国地理之书，元、明、清三代都有。元《一统

志》一千卷，已残缺不全。明《一统志》九十卷，《四库提要》说它桀伪牴牾，疏谬殊甚。《唐诗三百首》注引的《一统志》，当是明代的《一统志》，因元代南京称建康路后改集庆路，清代南京称江宁府，只有明代南京称应天府。从有关史籍资料看，说王谢“子弟皆乌衣”，也不足信。《晋书》云：“王导自卜乌衣巷。宋时诸谢乌衣之聚，并此巷也。”“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乌衣巷，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宋书》谢弘微传云：“惟混与族子灵运、瞻、弘微并以文尝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游。”《世说新语·有往来者》记载：庾亮要来京都，有人劝王导防备其有夺辅臣大权之心，王导说，“若其欲来，吾角巾还乌衣，何所稍严”。上面引文中的“乌衣之聚”、“乌衣诸郎”、“乌衣游”、“还乌衣”、“乌衣”二字均指住地乌衣巷，并非指穿着乌衣。《重刊嘉庆江宁府志》云：“江宁古扬州地，永嘉（西晋末晋怀帝司马炽年号）之后，衣冠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甚。”《宋书》云：谢灵运（谢玄之孙）“性奢豪，车服鲜丽……世共宗之”。《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明。”这些记述说明，王谢等贵族子弟生活多奢侈，穿着华丽，他们是不可能穿贱民之服“乌衣”的。《一统志》说王谢“子弟皆乌衣”，恐系“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之意，因未见史籍有王谢子弟穿乌衣的记载。

《类编》为南宋张敦颐在建康任“左奉议郎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干办公事”，于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撰写的。该书着重记述了建康在六朝时的事迹，有“六朝别史”之称，但系私家编撰

的地方史志，非经典著作。《类编》乌衣巷条所记王谢泛海入乌衣国之事，乃引自《摭遗》。《摭遗》即北宋秀才刘斧所著《青琐摭遗》。《摭遗》是採集古今稗说、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写成的小说。王谢泛海就是其中的一篇，题目是：“《王谢》（风涛飘入乌衣国）”。对于刘斧《摭遗》里的王谢事，南宋以来，代有所评。《景定建康志》引吴虎臣能改斋漫录指出：“今世小说尤可笑者，莫如刘斧摭遗所载乌衣传引刘禹锡王谢堂前之句，遂为唐朝金陵姓王名谢因海舶入燕子国。其实，以乌衣为燕子国，不知王者王导等人，谢者谢鲲（谢安从父）之徒也，按世说诸王诸谢世居乌衣，摭遗之说，亦何谬耶。”元·至正《金陵新志》、明·正德《江宁县志》均对刘斧摭遗载乌衣传王谢因海舶入燕子国事，以“妄言耳”三字评之。鲁迅对小说摭遗的评价是“文辞拙俗”。《唐诗百话》（施蛰存著）对《摭遗》王谢故事，有一段清晰而明确的评论：“这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的妄人胡诌出来的故事。又把乌衣巷说成是燕子国，而乌衣又是燕子的别名。最后又引了刘禹锡这首诗，仿佛以为刘禹锡这首诗所咏的就是这个故事。幸而这个故事编得太离奇了，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不会受其欺哄，因而它没有给后世留下影响。”

写“堂前燕典故”一书，说明典故载《类编》摭遗，但有令人费解之处：其一，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乌衣巷》诗，怎能暗示宋代刘斧《摭遗》之事；其二，不知何故，王谢变成了谢安，且多了谢安书“来燕”匾之情节。抑或，《类编》、《摭遗》另有不同内容版本，不得而知，不好妄议。

综上所述，乌衣巷名称的由来，当以《丹阳记》之记载為準。

据此算来，乌衣巷之名已存在1700多年，是南京城“老资格”的古街巷之一。

何处乌衣巷

东晋时，王导、谢安、纪瞻均居住在乌衣巷，史籍都有记载。古之乌衣巷位于何处？今之乌衣巷是不是古之乌衣巷？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看看有关史志资料的记载：

《景定建康志》云：“今城南长干寺（注，大报恩寺前身）北有小巷曰乌衣，去朱雀桥不远。”“（谢）鲲五言诗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子侄。其地在今城东南五里。”

正德《江宁县志》云：“相传遂以今重译街（今雨花路以东，外秦淮河以南）为古乌衣巷。……今重译街虽曰临水，乃五代杨溥所凿城壕实非秦淮。据镇淮桥即古朱雀桥，则乌衣巷当在今桐树湾一带，临秦淮方是。”又云：“纪瞻立宅乌衣巷。元帝进瞻为骠骑将军，即其宅为骠骑府。府侧浮航日骠骑航，航渡秦淮。”

《客座赘语》云。乌衣巷“当在剪子巷至武定桥一带，今得名者文德桥一委巷耳。”

《首都志》云：“钞库街，骠骑航实当其地，晋纪侍中瞻之宅在焉，又名东航。”

《南京小志》云：“朱雀桥，古之朱雀航，今南门桥也。又晋纪瞻宅亦在乌衣巷，名其府侧浮航日骠骑航，实当今之钞库街。故所谓乌衣巷者，应尽今之钞库街至英府街（注，即今膺福街），而王谢故居，当以今剪子巷至武定桥为其遗址。翩翩子弟，裙屐风流，自不比寻常闾閻，乃今以钞库街西一委巷当之，谬矣。”

当今很多人认为，古乌衣巷在今剪子巷至武定桥一带，因王导谢安宅在这里。其实，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点，就是：纪瞻

宅也在乌衣巷，府侧之驃骑航就在钞库街。应该说，《南京小志》“乌衣巷者，应尽今之钞库街至英府街”的论断是合理的。

今之乌衣巷是否古之乌衣巷？笔者认为：今之乌衣巷是古之乌衣巷遗存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它现在是“委巷”，就说它不是古乌衣巷（一部分）。理由是：一则，王导、谢安、纪瞻宅都在乌衣巷，纪瞻宅旁的驃骑航在钞库街，而今天的乌衣巷就在钞库街范围内，紧密相连；二则，今之乌衣巷在《景定建康志》里已有记载，只说它是：“小巷”，并未说它不是古之乌衣巷；三则，东晋实行占田制，以官品高卑定占田数量，官一品可占田五十顷，九品可占四十顷。王导、谢安、纪瞻都是名相重臣，权倾一时，且他们家族中为高官者甚多，正史有传者不下百人，加上眷属、奴仆、府丁，用房之多，非今日所可比，如史载：谢混（谢安之孙）“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王导还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一顷一百亩）；四则，王、谢、纪的宅第非常讲究，是大宅院，有供生活起居的卧房、客厅，有供颐养休闲的亭、台、花园，还有奴仆家丁的住房等，《晋书》：“谢安营墅楼馆竹林甚盛。”《建康实录》：“纪瞻立宅于乌衣巷，屋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尝玩焉。”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东晋南朝时的乌衣巷在都城建康的东南近郊，位于朱雀航至驃骑航的秦淮河东南沿岸（即今天剪子巷至钞库街乌衣巷一带），当时这一线地域应当均称乌衣巷。

乌衣巷的历史越千年，沧桑巨变。杨吴“段淮筑城”，将古乌衣巷圈入城内，成为“十里秦淮”繁华区域的一部分。由于屡经战乱与变迁，古乌衣巷之面貌早已不可见，不能以今日街巷之面貌去认定古街巷。因此，不能因为当年王谢所居之乌衣巷“冠盖云

集”、“屋宇崇丽”，而今之乌衣巷只是背街小巷，就认为它不是古乌衣巷（一部分）。当然，也不能说今天的乌衣巷就是古乌衣巷的全部，那是以偏概全。

本文研究乌衣巷名称的由来及位于何处，是为了进一步探讨秦淮的人文资源，为发展秦淮旅游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

老 井

高 安 宁

幽深的眸子
读腻了一部
破旧的城南
它望着拓宽的
思路我畅想
给平平仄仄的街巷
打上永恒的句点

千年古巷谢公祠

俞 显 尧

谢公祠地处中华门西，是秦淮巷陌中一条古老的巷道，系纪念东晋名将康乐公谢玄，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雄居首功，于此建祠以祀之。此巷名由来久远，犹如一片镌刻文字的竹简，历史与文化积淀厚重，负载着丰富的内涵。

谢玄(343—388)，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之侄。谢安为宰相时，任他为广陵(今扬州)相，筹建“北府兵”，以御前秦。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七月，前秦苻坚强征97万军队南下，企图一举灭晋。斯时，谢安立即使前锋都督谢玄等，率水、陆军8万奋起迎战。晋军首先于洛涧(即洛河，今安徽淮南之东)大破秦军前哨，士气愈盛。当谢玄率军挺进至淝水，遣使要求秦方暂后退一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方拟待晋军“半渡而击之”，遂将计就计，但一退却不可遏止。谢玄挥军乘胜追击，而获大捷，并收复徐、兖、青、豫等州，成为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谢玄统帅的“北府兵”，骁勇善战，在淝水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前秦(氐族)统治者的蹂躏，保障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嗣后，谢玄因病改授会稽(今